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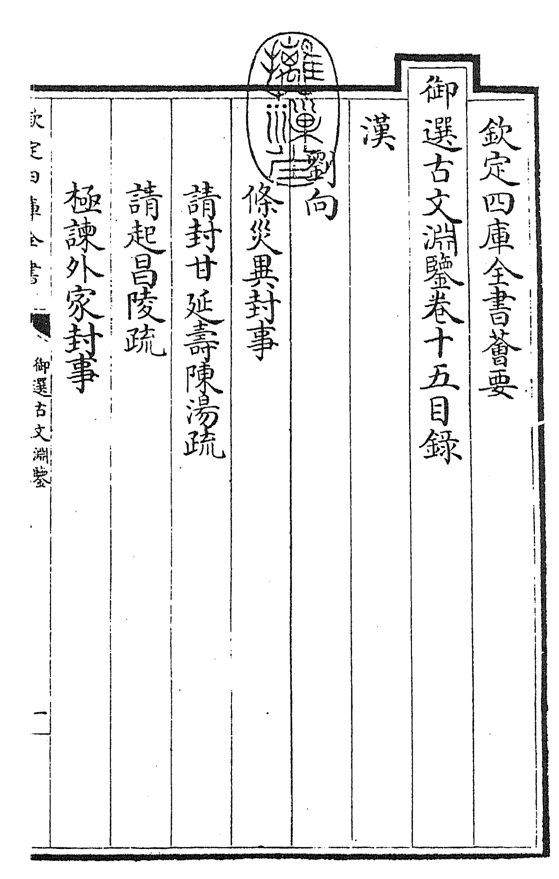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目錄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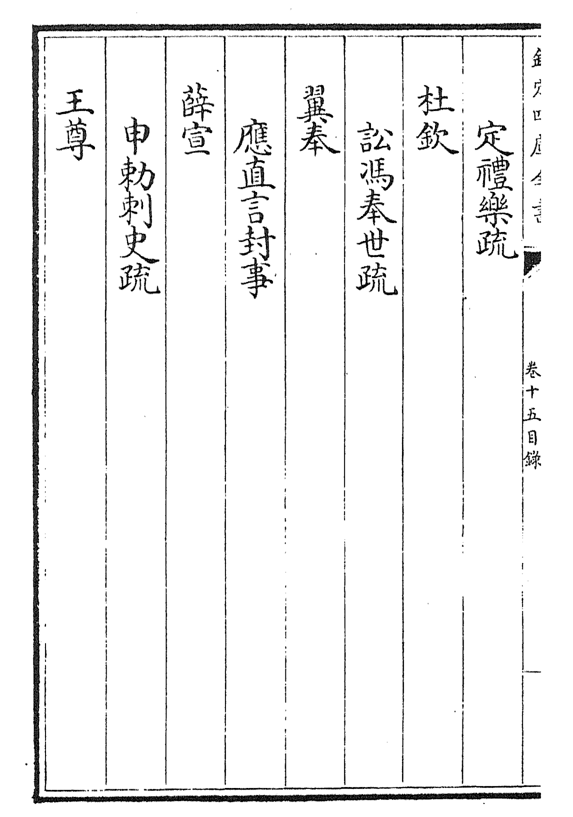
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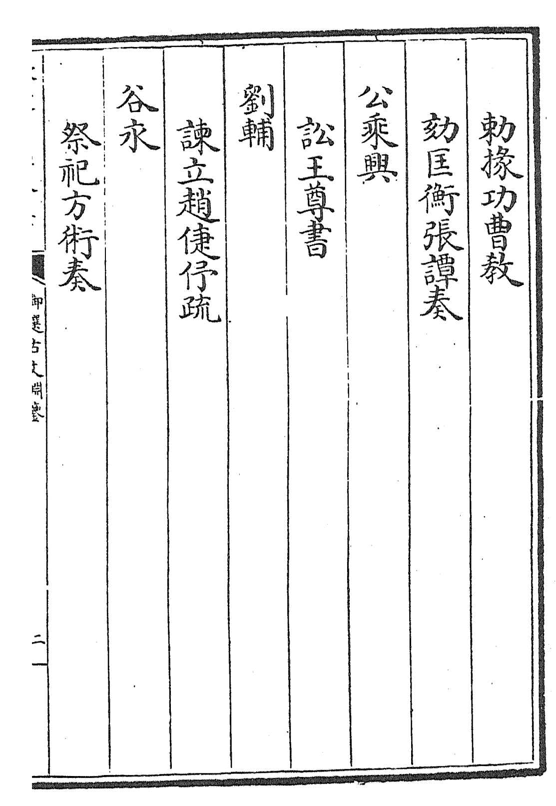
條災異封事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請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五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八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曾孫元帝初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蕭望之周堪金敞同輔政為外戚許史中書宦官弘恭石顯所譖下獄免官成帝即位復進用數奏封事為中壘校尉

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侃正見長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

西山真德秀曰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

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固不肅和雜還聚積之貌○還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禘太祖之雝詩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

西山真德秀曰和字乃一篇綱紀

臣正治曰子政精於五行其條

后稷配天之詩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密勿猶黽勉也詩作黽勉當是之時日月薄

災異博而有徵非湛深經術者不能

荆川唐順之曰引詩書者當法此體

臣熙曰篇中多引經語不嫌冗

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

雜首尾相生反覆照應雄渾博大猶有先秦之遺

西山真德秀曰叙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阤下頹也○丈爾反）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

迂齋樓昉曰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

冬賨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猶雜沓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傳曰孰敗之葢晉敗之也○貿莫侯反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衞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

之意與他人不同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糅和也○汝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午五故反）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毁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

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

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邶風柏舟之詩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歴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

臣德宜曰用人行政是禳災祈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此乾卦九五象辭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泰卦初九爻辭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

福之本此全在人事發論其言皆根本六經視京房翼奉諸家專言禨祥者逈别

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

延壽湯雖有矯制之罪而其功自不可泯中間比較功罪處明爽動人

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時蕭望之自殺天下甚悼恨之周堪與弟子張猛俱進用大見信任恭顯數譖毀焉向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延壽湯出西域發兵誅郅支單于石顯匡衡以為矯制不宜加爵土議久不決向上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

容齋洪邁曰為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辭章著覽者可以立決劉向上疏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玁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不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僅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然後極言今康居

之兵（擥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元帝初元中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至其庭被殺）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小雅采芑之詩）易曰有嘉折

國強於大宛云云一蹴抑揚掞証明白如此故以衡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也

首獲匪其醜（離上九爻辭）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小雅六月之篇）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臣廷敬曰自惠文而後剖符錫爵僭賞為多已非漢高之約矣而延壽湯獨以矯制見詘安可無此訟言也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於首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音糜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毋寡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初常惠以校尉護烏孫兵擊匈奴封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鄭吉迎日逐王詣京師封安遠侯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公卿議封焉

諫起昌陵疏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

說博稱賢聖又指切亡秦蓋見始皇之昏暴厚葬之非宜可為後世園陵奢侈之大戒矣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下繫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天地人之始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雅文王之篇）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貌）盖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

臣乾學曰葬薶取諸大過歸厚之義應如是爾然欲計長久則莫若令其無可

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紵張呂反斮側畧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

欲慮之周所以為孝之至也

東發黄震曰山陵事可為萬世戒

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次崖林希元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此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為勸末言吳秦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葢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二邑）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蔽之財而可見而已）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

昏主暴君厚葬之害以為戒其必旁喻遠引不為簡捷直致所以感乎人主使浸淫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為法

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

銀為江海黃金為鳬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臧者○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臣士奇曰向深於經術諫厚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首言天命之無常勸王公之戒、慎後來論此者非不多而向醞藉深遠矣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巨

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

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

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

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

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

雖雜引古事而言理則晰毫解縷敘爾卓犖不磨

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橅與摸同）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疏上成帝甚感向言而不從其計）

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極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周書洪範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為忠讜第一

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葉式涉反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次崖林希元曰此與前第一疏所言意同然前篇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酸鼻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

臣鴻緒曰向策王氏代漢言言符驗使帝能從之安有新室之難

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益主以疑上心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內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有莞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之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

臣英曰呂氏強則劉章作耕田歌王氏强則劉向上外家封事何漢宗室之多忠賢也劉章能制諸呂則以衆正在列劉向僅託諸空言則以孤忠無偶耳

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平昌侯王無故 樂昌侯王武）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

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効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上繫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當成帝時所急誠不在此然論自不可易

書奏天子名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

定禮樂疏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

致堂胡寅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禮樂為哉惟仁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爾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亂之於虛偽之域耳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

大指與劉向訟甘延壽疏同體格亦略相似

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杜欽字子夏南陽杜衍人好經書與茂陵杜鄴同姓字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

訟馮奉世疏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以便宜發諸國兵討殺莎車王威振西域不得封死後二年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竟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

引經徵事搮擿、
雕

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元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時徵待詔後為諫大夫

應直言封事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次崖林希元曰災異之說專咎王氏及後宮過制切中膏肓始可為忠臣其視谷永媚王氏專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詩内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

攻同姓及君身相去遠矣

槐野王維楨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此正天人交通之理奉

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也（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

所獨見者也

臣杜訥曰切實指陳皆中情事視谷永杜鄴諸書便有忠佞之

本以王位春也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貟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時為丞相封高陽侯

申勅刺史疏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刺史外吏之表率也宣言於是乎得要領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鷹鸇之志見乎行墨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敕掾功曹教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官終東郡太守

尊為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又出教敕掾功曹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

荊川唐順之曰大率尊剛勁侃毅人於此可見

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無以整外閫門橛也○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劾匡衡張譚奏衡譚皆畏事石顯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

尊為司隷在孝元時違當顯顓權衡譚比附之際而寢默不言比時成帝即位顯已徙官尊劾雖當惜其稍晚

乃奏顯舊惡請免

顯等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九德見臯陶謨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

臣熙曰追論前事旁及臨饗時情狀老筆紛披文亦波峭

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恵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衛慙懼免冠謝罪

先歷舉尊之功狀次言被劾之由別白是非條理秩秩足令忠臣吐氣讒人戢志

公乘興 湖三老

訟王尊書 尊為京兆尹坐事免吏民多稱惜之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京兆王昌貶為雁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 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萬音矩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

臣正治曰漢世三老數上書其詞皆美蓋其時風俗樸茂閭里之間尚有直道可採如此

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襃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引虞書堯典之辭）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捽持頭也○才兀反）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臣德宜曰疇咨黜陟國之大典後世毀譽不稽諸實事而人品遂無定評如王尊之乍賢乍佞宜為湖三老所訟也

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

臣廷敬曰尊之治跡畧盡此書漢世重三老故所言多可採者

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妃匹人倫之始王化所從出也自非有德之世不可以奉神靈之統而樹宮壼之儀成帝於是乎失德矣

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劉輔河間宗室為諫大夫

諫立趙倢伃疏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輔上疏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臣乾學曰在易家人言王假有家而必本於女貞之吉自古興王之基罔不由此河間言人所難言不媿親賢矣

窮極方士情態可以正人心維風教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
歷官大司農

祭祀方術奏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永因上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遥古遥字遠也興起也登遐倒景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土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

西山真德秀曰永𤼵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以永之學術議

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者黃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氷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氷即消因假為神仙道陷氷丸投之氷上使然也○淖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思身中有五色五色存則不死腹中有五倉神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

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不贖惜哉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

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儒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永數上封事尤善言災異然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於王氏杜欽杜鄴對策亦然俱無取焉獨此篇與訟陳湯疏持論甚正録之）

訟陳湯疏（成帝初匡衡奏湯奉使時盜康居財物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下獄當死永上疏）

儻刻之筆書剴至之情結構最勝

仲任王充曰劉向之切諫谷永之上疏豈徒雕文飾詞茍為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事詳左傳）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馬服君趙奢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葢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樂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愊億憤怒之貌○愊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業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耳

臣英曰前博引典故至結束處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在咸陽西）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敝幃弗棄為薶馬也）

皆收攝入正意文勢益振兩漢封事多用此法

敝蓋弗棄為薶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為南昌尉後去官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至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仙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言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乃上書

斥言王氏如此切直谷永輩見之能無慙色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逌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

有周名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賈禍西漢之末有士如梅生公卿有靦面目矣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臣埶陵君也謂淮南大臣相内史之屬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秦武王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

東發黃震曰福畎畝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子雲諸人遠矣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太阿劒名歐冶所鑄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

購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仁鳥增逝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避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

臣士奇曰劉向之言王氏也直梅福之言王氏也婉疎遠之臣不敢輒盡其辭第欲開廣言路樹人主之威而折王氏之勢福之用意微而苦矣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周書

篇名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鉄官鑄鉄鉄如星飛權臣用事之異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

意主尊禮尼山而以繼嗣為言辭復警動

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以斗為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周書洛誥之辭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書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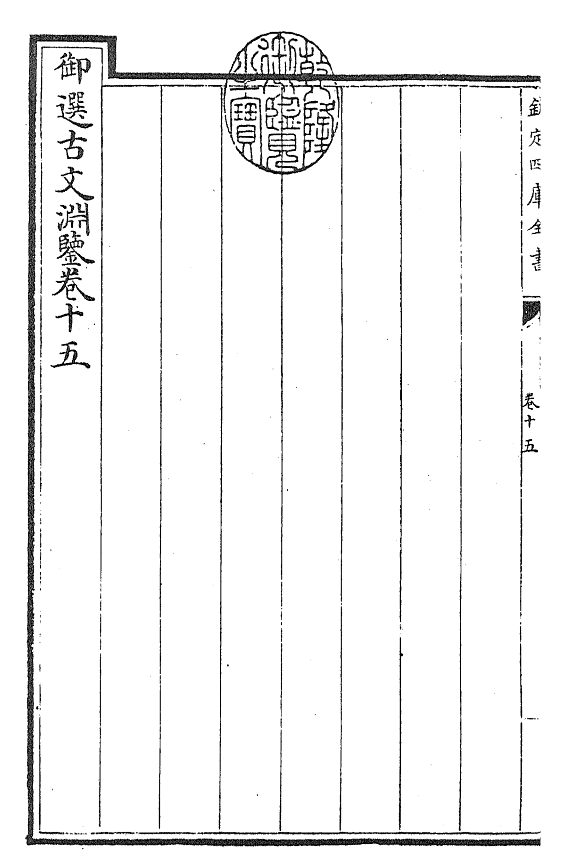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歴千駟歴與櫪同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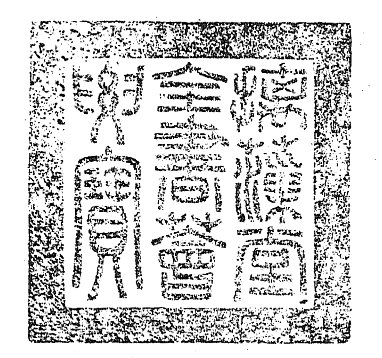
臣杜訥曰表彰先聖可謂功臣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所謂存人自多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令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戸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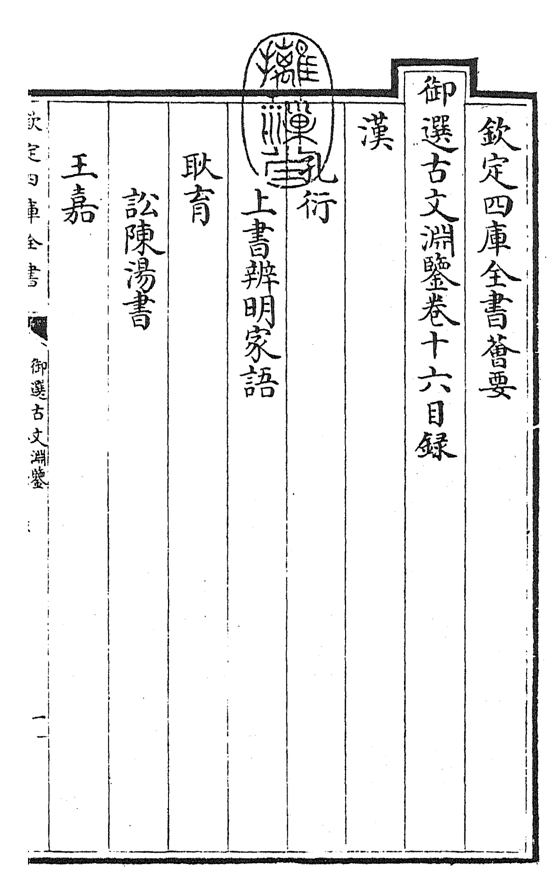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目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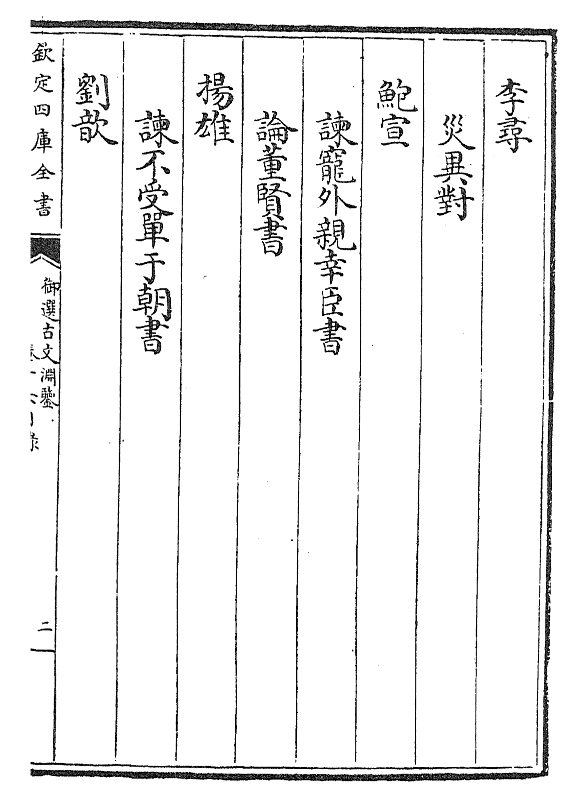
孔衍

上書辨明家語

耿育

訟陳湯書

王嘉



李尋

災異對

鮑宣

諫寵外親幸臣書

論董賢書

揚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劉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九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孔衍孔安國孫為博士

上書辨明家語初撰次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紀録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録衍上書辨之

家語真孔氏書與孔叢自別得博士言更足據正矣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較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

臣煕曰表章家學不難自言文氣慨闊筆極矯健

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罷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

湯即不侯有此一書可以無憾

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

而向病亡遂不果立

耿育成帝時議郎

訟陳湯書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建議起昌陵邑坐下獄徙邊育因上書寃訟湯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謂改年為應竟寧也

鹿門茅坤曰論文不如向永然亦可見古人材指不同

臣正治曰不賞邊功匡衡亦非無見而劉向耿育輩纍纍上書其言剴摯能令湯與延壽心折

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

臣鴻緒曰向書奭切永書係壐肓書尹覽抑揚感慨動人聽聞

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

濶畧細故勿數改易皆深達治體之言然須慎簡其人乃有實效

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于長安按劉向谷永與有先後上書寃訟湯持論措辭各極體致故俱錄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剛直嚴毅數諫爭後下獄不食死

請重二千石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迂齋樓昉曰論事深切建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德宜曰慎擇而不拘以資久任而復寬其法所以重二千石備矣然有漢宣之勵精而後有潁川渤海之政則春率斷自上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臯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天子不下其事也而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

也

臣廷敬曰必畜養成就乃能尊重難危兩意互見

臣乾學曰郡守權輕不能使下由於拜條禁察告訐無禁嘉所為緦緦言之也謂宜法古慶讓之意弘其大綱不苛細故苟激

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勸有方則循良
自出斯真治平
之善術乎

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畱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絶其相誣）也唯陛下畱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遣將行邊對息夫躬請遣大將軍行邊兵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

動民以行應天以實聖人復起無以易此兩言

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因對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

論自爽敵意亦慨到

也讇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日食論董賢奏 時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

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

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悪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

甚切然終不怨懟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于獄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父定陶恭皇也比比猶云頻頻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

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渠名也在城東霸盎門外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以品制

水心葉適曰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矣漢人之能言者往往不及也觀嘉明習治體愛惜人材使其遇時魏丙何足道自當為漢世宰相第一

臣英曰論董賢事極詳盡愛之

中令均等莞古苑字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言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

適足以害之達識名言

文無枝詞較日食奏更為剴切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帝覽奏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

再論董賢奏 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復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臧以竭唯恐不

東發黄震曰嘉之事哀帝剛方不撓開陳婉切可謂大臣矣

西山真德秀曰嘉以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群臣公卿議其罪此漢世良法然觀當時所議惟龔勝謂薦相等罪微不應迷國之法然終不敢明其忠況他人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孔鄉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陽新侯鄭業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之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猒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

乎自嘉死後群臣喑啞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新莽之篡逆夫

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毋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京兆尹左遷南郡太守尋免官徙合浦

諫賜武庫兵器奏 時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

質確不繁而意已獨至

守溪王鏊曰此奏詞嚴而理正

阿舍隆

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議甚正後世濮議興獻議皆當以此為準

家備也契缺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哀帝時為大司空封高樂侯

定陶共王立廟議時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丹議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

遵巖王慎中曰丹議侃侃然砥柱中流可謂獨立不懼者

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

西山真德秀曰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本儀禮云

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尋策免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名尋待詔黄門

災異對時帝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

極言毋有所諱

篇中援引雖繁其切於治術處固是正論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甲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名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

臣鴻緒曰詳析災異譏切時政論議皆有根柢非但星歷家言

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

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内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臣乾學曰天事恒象感應之理可信不誣漢人專家之學尤為精密歐陽諸公欲盡廢之誠為高明之過宜為胡文定所斥也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太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庫天庫也奎為天庫）兵寇之

應也貫黄龍入帝庭黄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揺貌動佞巧依埶微言毁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宫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歳相守又主内亂宜察蕭牆之内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

異令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違於月令也奧溫也○奧於六反）

臣士奇曰世謂漢儒惑於災異董仲舒亦不免如魏表李尋奏說不激佹歸於正故不同於諸家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椎也○音孚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

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畎澮小流也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

屬皇甫卿士周室
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
臣臣聞地道柔静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
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歴州俱動者其異
最大間者闗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抜進英雋退不任
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
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竒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

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

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為諫大夫拜司隸抵罪王莽秉政惡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坐死

直而不撓質而無飾故辭無溢於過激也

諫寵外親幸臣書宣每居位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戸下陛下欲與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

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亡謂失其作業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更謂為更卒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步浪反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守漢王鏊曰七亡七死曲盡流離困苦之狀千載之後讀之令人酸鼻

女遮泄六亡也泄古列字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

水窓劉友益曰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新自是諫官無聞高宣請黜董賢用書武辭語剴切可

已務稱賓客所求也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尸鳩曹風之篇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霍豆葉蒼

謂無媿其職矣

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為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盧蒼頭侍從因呼為盧兒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强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或與惑同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

臣杜訥曰誠懇之至不自覺其言之沉痛與据摭浮詞者相去遠矣

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冀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

辭尚質樸意存伉直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可濟實用者也

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三始猶言三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

東發黃震曰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耆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毣毣之思（毣毣蒙蒙也謹愿貌○音沐）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

文法而暢意婉而周

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嘗好辭賦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屢奏賦以風勸除為郎給事黃門王莽篡位以久次為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雄上書諫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

致堂胡寅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地行師荒外服前代所不能服以為一時駿功若漢武之於西北行師三十餘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哀平無啻武功者乃坐享其成哀平之世漢已衰矣匈奴烏孫

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

栖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栖大木枝葉尚茂而蠧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王專務治内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怨邇圖其慮遠矣

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墜古地字○徼工堯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

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惠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坐逗遛虎牙將軍田順坐詐增鹵獲皆下獄自殺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臣士奇曰老成遠識文特奇麗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益州）籍蕩姐之場（羗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筴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歎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報單于書而許之

劉歆字子駿成帝時為黄門郎哀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歷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後歷郡守莽篡位為國師

毁廟議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宗廟迭毁之次當以時定光祿勳彭宣等皆以為

引據論議卓爾不羣洵可謂博而篤矣

叔皮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歆與太僕王舜同上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小雅采芑之詩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

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婼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臣乾學曰王通氏論七制之主三代齊稱漢世幅員至孝武而始定功尤不可泯也苗裔當構其奚媿焉此議足以上成宣帝之孝思矣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名南甘棠之詩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

辭理明確有功經學之文

迂齋樓昉曰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責讓太常博士書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

西山真德秀曰觀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亦不可少

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

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壊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壊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壊壁之中逸禮有三

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脫簡遺失之閒編謂舊編爛絶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覓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

臣建敬曰終兩漢之世不立左氏春秋學光武嘗採陳元之言置博士旋以衆議不同而罷則諸儒專已守殘好同惡異之過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兾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絶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賈讓哀帝時待詔

治河之法古今異宜語其大者三策盡之矣

治河奏

哀帝時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莫有應書譲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

臣鴻緒曰治河策自漢以後形勢大異然其議論條達敷陳弘暢自是名臣章奏

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迴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

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

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柱破碣石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

臣英曰賈讓雖陳三策觀其叙述有詳畧命意亦多在中策耳故後代率用之

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謂水從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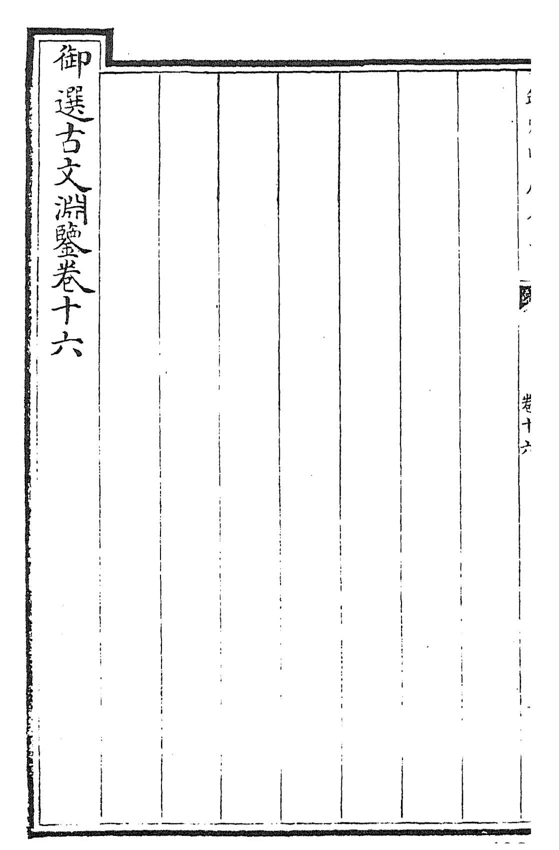
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

臣士奇曰讓之上策大利大害係爲中策可常行下策鼓柱目前而已詳細曲折此奏已具有水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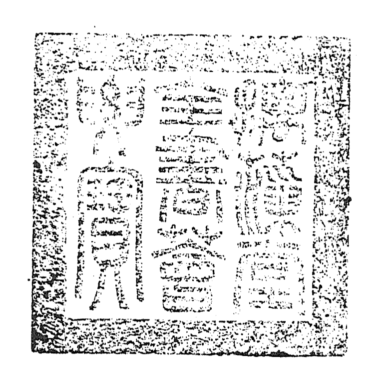
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塡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秔稻之不粘者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

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按漢承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至文帝時尚書始出武帝訪求遺經然後六經之文備然當文帝初洛陽賈誼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矣意其所誦者別自有本或秦所未焚之書為博士所藏者猶有留於人間者耶觀生治安諸疏及朝錯賈山所上封事其氣格之瑰瑋雄絕不異於先秦以上也及廣川董氏出變為紆徐漫衍湛深於經術兩司馬揚雄劉氏父子繼作而漢一代之文章與雅頌比隆矣論者謂其原自上讀高惠文景諸詔書何

其盛也則夫興敎化以漸摩其民以至於移風易俗者豈不信哉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